

Financing life

血、汗、钱 和我们的眼泪

◎ 杨恒均
网络作家 美、澳国际问题研究学者

这次救灾,举国沸腾,而且不光是反映在思想和情绪上,更多的是反映在行动上——捐钱、捐物、捐血,让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光辉、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希望。

先说“钱”

然而,如何监督自己捐献的钱,这些钱是否能够达到灾民手里,越来越引起民众的关注。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无论是人性的光辉、民族的精神还是国家的希望都不一定能能够掩饰制度上的缺陷,在这种大规模的救灾中,一个完善的制度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显然没有做到最好,也和国际上通用的标准相差甚远。全国人民在激动之余都心里有底:那些贪官污吏不会因为你在被爱国热情燃烧的时候就停止贪污腐败,甚至可以说,当你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灾区的时候,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和胡作非为也是有可能的。否则你无法解释,我们的国歌一直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那些贪官污吏还在前赴后继地贪污腐败和被捆绑刑场。

对于长期折磨国人的贪污腐败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也管不过来,问题在于,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自己捐献的钱(不管多少,哪怕你只捐献了一块钱)会如何使用?是否会被浪费,甚至会被贪污腐败掉?

我想大家都和我有一个同样的心思,平时你贪污了哪怕几百万(也是大家的钱)大家也许见惯不惊,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错用了一分钱善款,贪污或者浪费了大家捐献的哪怕一块钱的善款,你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无法估量的。所以,我认为,要从这次地震救灾开始,把所有救灾的金钱和物资完全透明化,例如某个机构收到了多少钱,如何使用的,必须一条一条罗列清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灾民来签字监督——例如,你说给灾民发放了补助,那么必须有灾民的签字认可,把所有结果对社会大众公布,上网接受监督。

我们不妨以此为契机,不但在这次救灾中透明民众的捐款和使用细目,而且把今后国家拿出的救灾物资和金钱也透明化。毕竟,所有国家的救灾物资和金钱每一分也都是来自全国人民的。在共和国历史上,就算最近一些年,并非没有出现过国家救助贫困县的专款最后给政府豪华大楼添砖加瓦了的事例。我强烈建议,政府和民众一起,从这次地震救灾开始,完全透明用于救灾和救助的各项善款——让浪费和贪污腐败无所遁形。

再说“血”

这次全国民众除了踊跃捐献金钱和物资以外,还有无偿献血。这一点特别让人感动。要知道,很多靠工资来生活的年轻人已经拿出了最大

的捐献份额,可是他们心里往往还是感到不够。有好几个网友对我说,杨老师,别嫌我捐得少(其实他们捐得并不少,按照他们的收入和存款比例,他们比李嘉诚捐的比例还高),我还有血。我听后很是感动。果然,全国各地的献血点都排起了长龙,全国各地的献血点都宣布,血库已满。听后让人更加感动的是,我们国家的血库什么时候满过?不但中国的,世界各个国家的血库几乎从来没有满过的,而且经常发生血库存量短缺,出现医疗救命用血危机。

今天我要讲一件事,那就是对于民众捐献的金钱我们要实行监督,而对于这些热血,我们更是不能掉以轻心。

大家知道,9·11后,美国也出现了民众排队献血的情况。美国的血库一直存量不足,9·11后短短一段时间,民众献出了大量的爱国血,血库存量大升。大家知道,9·11恐怖袭击中死亡人数达到两千多,但受伤的并不多,也就是说,需要输血的人员没有多少。但是美国政府的众却一下子义务献出这么多血,让美国血库第一次满满当当。这事按说皆大欢喜,应该放下不表了,可是——

大约一年多后,我突然从一个美国电视上看到一个辩论节目。在那个节目中,一位美国学者质问美国政府一个负责慈善的官员:请问,民众为9·11义务所献的血,到哪里去了?你们是否跟踪每一袋凝聚了美国人爱国热情的鲜血?它们被什么人使用了?免费的?还是支付了大量的金钱?那些金钱呢?

我很吃惊,坐下来看了整整半个小时和我毫无关系的电视辩论节目(当时确实和我毫无关系)。从那次节目中我了解到,血库存血是有时间期限的,在一定时间内必须用完一些存量。而义务献血,特别是针对9·11这种灾难的爱国献血,如果使用在救助9·11受伤人员身上,是绝对不收取费用的。

可是,在平时医疗中,输血却收取相当高的费用。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9·11恐怖袭击中美国民众义务献出的血如果没有用完(肯定用不完),那么当然也不会甩掉(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那些爱国血现在到哪里去了?

答案很简单,用于其他的慈善用途,或者用于医疗救命。可是,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慈善项目需要那么多血液,而美国的所有医疗救助输血都是要收取高额费用的。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他们把民众义务献出的爱国血又用高价卖给医疗机构(这些人不属于大家义务献血的对象),合法吗?合理吗?

那个电视节目我没有跟踪下去,据说,后来那些慈善机构把无法存放的血浆卖给赢利机构如医院后,收取的所有费用仍然当成救灾用的“善款”,一分钱不挪用。但,这种情况是本来就发生的,还是在一些民众质疑下促成的,就不得而知了。

当大家捐献的金钱能够透明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提醒一些慈善机构,一定要珍惜民众们比金钱更

加珍贵的“热血”,确保这些来自民众的热血能够流进受伤灾民的血管,或者变成钱后,仍然用之于地震灾民!

“汗”和“泪”

说了钱,也转弯抹角地说了热血,再说一下“汗”,也就是我们说的“出力出汗”。对于热血的民众,他们出了钱,也流了血,但因为无法为灾民出汗出力,总觉得过意不去。我想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救灾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工作,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年轻人,如果贸然冲到第一线,说实话,不但对救灾没有作用,很可能会成为人家专业救灾人员和军队救助的对象。到目前为止,我们最主要的救灾力量是军队,已经动用了十多万人次。所以说,目前救灾可能是物资缺乏,交通工具跟不上,交通道路没有恢复,以及经验缺乏等等,但绝对不是人员缺乏。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最近看到很多网民在那里质疑写文章的人,你怎么不去救灾?你怎么不去现场?你怎么不做实事等等,我感到很无奈。就在昨天,一位网友在我的文章后面贴了一篇说是于丹写的文章,用来驳斥我没有像于丹那样做实事。于丹在文章中说:作为学者,如果现在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坐而论道,对我来讲是挺可耻的。”于丹文章中说,她减少了到韩国去访问的天数,多次要求和中央电视台记者一起到灾区前线,但最后因为名额有限而去不成。于丹接受了电视台采访,当场流泪。于是,一些网友把于丹的文章拿来批评我说,学者就应该像于丹那样,不要坐而论道,还提醒我,于丹情真意切,都当场流了眼泪了。

于丹虽然只说的是自己,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证实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她认为这个时候在北京或者上海坐而论道是可耻的还是让我感到吃惊。这个时候,学者如果不坐而论道,难道还都像她一样到韩国去搞文化交流?难道都去上电视台流泪(也得有人请吧)?难道都要向中央电视台申请去地震灾区前线?我就不明白,于丹怎么会向中央电视台申请?你也不是那个单位的呀。一个网友都怀疑了,说她是不是觉得跟着电视镜头走进灾区才感到踏实?还有网友问了,于丹,你这篇文章不属于坐而论道,难道是站在灾区的废墟上写的?

我认为,任何知识分子,包括学者,都应该在地震灾难发生后本着自己的知识和良知“坐而论道”,提出各种见解和建议,对于一些可能出现的偏差甚至错误及时提出批评和纠正意见,这才是知识分子和学者应该做的。我们也发现,这次救灾中,网友和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各项建议,很多被采纳了,为此我很高兴。

现在地震救灾还在继续,救出活人的希望已是越来越渺茫,那么如何安置灾民,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如何重建,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就成为最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当然落在国家和政府的肩膀上,因为这



5月31日,一小女孩在苏州公园展示现场为地震灾区描绘的砂画作品《美丽新家园》

2008童谣

◎佚名

苍天变色,大地坍塌,
教室的瓦砾下,埋了童话。

重重的墙,将老师压,
我们在他身下,都很听话。

没过很久,听到喇叭,
外面有个爷爷,叫我别怕。

叔叔的手,使劲地挖,
解放军的飞机,送我回家。

经过灾难,我已长大,
永远不会忘记,二零零八...

温总理说过:
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
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
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现在我们要说:
一点很小的善心,乘以13亿,
都会变成爱的海洋;
一个很大的困难,除以13亿,
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让这句话变成我们抗震救灾的口号吧!

天堂里 不会有地震

◎无字仓颉

孩子你走了
背着比书包重万分的压力
走了

就在昨天你还
笑着说妈妈
母亲节快乐
多想让时间
在那一刻
停住 停住

孩子你走了
就在那个星期一
你第一次当上了升旗手
早早起床 草草吃饭
你说 妈妈我走了
今天 不能送到
你走吧 孩子
天堂里 再不会有地震了
不会再有了
那是天
不是地呀

也是人民养活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可是,知识分子包括每一个民众,却不能不发挥自己的特点,特别是知识分子,就应该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坐而论道”。大家不妨想一下,如果当初那么多舞文弄墨的文人在看到全国那些风雨飘摇的中小学教学楼时,能够多一点批评、讽刺和建议,以致引起广大读者的群起而攻之,请问,现在那些瓦砾下会压着那么多孩子吗?

关于名人的眼泪,我也要说两句。

这几天,还有谁没有流泪?只不过名人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镜头前流泪,还被说成是实况转播的现场流泪。那些被津津乐道的播音员现场流泪的故事,虽然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不用怀疑,但其价值和全国民众坐在家里的电脑前默默流出的眼泪一样。

除了痛失家园和亲人的灾民的眼泪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之外,全中国人,不管你是普通人、名人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管你在电视镜头上,还是躲在暗处、躲在家里,不管那眼泪是公之于众,还是偷偷流淌,它们都包含了爱心,都同样珍贵!千万不要拿名人的眼泪做文章,仿佛那眼泪比你我的眼泪要珍贵,好像那眼泪就应该让普通人感到惭愧或者心怀感激。

可是再设想一下,如果如果没有迫捐的法律,如果政府在募捐的时候,所有人的自由都不受侵犯,还能在同样短的时间内筹到同样多的钱吗?如果不能,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在灾后失去生命。跟受捐者的生命一比,捐助者的自由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起来。

理想的状态是,大伙都不小气,都有同情心,我们凭借自愿和自律就能更加有效地抗震救灾,从此谢绝一切疯狂的情绪、煽情的镜头,以及任何人对捐款数额的任何摊派。

博弈:无处不在

◎张晓晖

记得有句俗话,叫“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想想还真是这样。顺着这一思路,自己也想出一句话,叫“欠债的王八大三辈儿”。觉得也很有道理。当然,要看他欠您多少钱——

欠百十块钱,他不当事儿,您也不当事儿;
欠一万块,他比您小两辈儿;
如果:
欠十万块,他就只比您小一辈儿;
欠一百万,他和您同辈儿;
欠一千万,他比您大一辈儿;
欠您一个亿,他比您至少大两辈儿。您不敢惹他不说,您还怕他“进去了”,更怕他死了。

欠的债一多,辈分就看涨!还不光咱们这儿,搁全世界也是这么回事儿——最大的债务国是谁?这世界上谁最横?一目了然。

赤字钟蹦蹦跳跳,蹦得心惊肉跳,可人家不着急,位数太多了,赤字钟显示不出来了,没关系,另做一只钟,接着蹦!

欠债的最横,只许自己的汽车烧油,不许别人的嘴巴吃肉。粮价涨了,就说是您吃肉闹的,不说粮食生产生物燃料的事儿;资源涨了,污染多了,也说是您生产规模大闹的,不说您的产品供应着全世界,也不说他的汽车有多少,更不说他自己为啥不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

尽管您拿着他的巨额国债,但货币一贬值,您的债权就被赖掉了。

您说,是不是欠债的最横?为啥欠债的最横呢?要想想,那些债被拿去干啥了。当然是买东西了,买了资源、能源、技术、产权,也买了黄油、面包、导弹、火箭。

人过日子要靠啥?不是钱,而是东西。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少不了的是什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东西。就是东西,导致了喜怒忧思悲恐惊,导致了饥荒战乱,导致了所谓的人权呀、意识形态之类的争论。

您手里有钞票不假,但人不可能直接吃钞票,那玩意儿没法消化。手里头还是有东西,所以说,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掌握了粮食,谁就统治了世界”。

经济利益才是斗争的目的,就好比说狗打架,一定是因为骨头,而不是因为别的。

经济也是斗争的手段,越南战胜吴国,制胜的手段之一就是越南高价收购吴国的粮食,导致吴国粮价上涨,间接引起了粮荒;这样的手段不胜枚举,打仗打的是经济,不仅仅是军火。

货币那玩意儿最靠不住,拿得多了没有用,石油铁矿石一涨价,就知道了。想想看,2002年外汇储备2864亿美元,按照当时20美元/桶,相当于143亿桶石油;现在15000亿美元,133美元/桶,相当于112亿桶。按美元算,外汇储备增长了四倍多;按石油算,外汇储备缩水25%!我们努力工作,辛辛苦苦地存了六年年钱,存下个啥呢?

外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借据,借据不能抵御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为了抵御通胀,我们必须拿借据来干活儿,说白了,让钱生钱。否则,每月汇兑损失相当于三艘航母,每月相当于一次甲午海战,谁受得了呢?

古代的铜子儿上都有“通宝”的字样,通宝,流通了才是“宝”,不流通算是啥宝?

所以要把外汇花出去,买资源、买矿产、买股权,变成能够升值的东西,别人再贬值,咱们的储备能够水涨船高,而不是慢慢变成一堆废纸。

还有人提出买地,把粮食种到海外去,未免有点奢侈了。可以想的办法很多,比如买粮,比如解决国内的揭荒问题,把钱补贴农民,鼓励农民种粮食,当然要真正地把补贴补到人头,更要补到地上,别在报表上写着农业补贴,可是钱却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又想起了股市,把钱买了股票就是把钱给了上市公司,让它们去经营。不同的是,咱们连一张借据都拿不到。这个时候就要盯紧企业了,别把钱给了没良心的打了水漂。

这个担心不多余,股改之后逐渐全流通了,市场的大佬不再是基金了,大股东二股东厉害起来,手里有股权,口袋里更有钞票,而信息披露的小喇叭,写报表的财务用笔,也不免受到影响和左右,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好多问题——

股权流通了,扎扎实实做主业总不如炒股票来得快,于是心浮气躁了,把家当扔在市场上下注,正经生意无暇顾及了;

MBO了,原来拿薪水,现在有了大笔的股权,趁着股价高抛股辞职,手黑的再把营销精英、技术骨干、客户资源往外一拉,又另外整出一个威武虎来——这边咱们饿殍遍地抱着股票却不知道就剩下了一个“壳”,那边威武山上百鸟宴吃得正欢呢——这不是杞人忧天,纳斯达克的科技企业里这样的事儿司空见惯。

再损一点呢,自己的MBO不急着跑,赶上个生意兴隆顺便再润色一下财务报表,把前几月隐瞒的利润和后边的预售款都写进去,财务报表花团锦簇,企业经营鲜花着锦,市场股价火上浇油,趁机一抛,赚得盆盈钵满——高管食尽鸟投林,上市公司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也算是咱看多市场未来几年的原因,因为这一手儿猫腻还没玩儿呢。赶上一个繁荣周期,企业大发展加上报表大发展,真真假假,半真半假,那才有的看呢。

综合来说,一个国家强盛的过程难免有阵痛,您的外汇储备大了,别人自然要想辙;同样,一个市场股权走向分散,走向日益市场化的过程中也难免有阵痛,股权逐渐分散的过程当然是股价从高向低的过程。

博弈,无处不在。
如果您不参加博弈,把钞票放在银行里呢,也是个办法;但通货膨胀受不了,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通货膨胀的过程,是货币缩水的过程,只不过有时候慢,有时候快。投资风险大,不投资,风险更大。说到底,瞪大眼睛,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雅典人在迫捐

◎李开周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就取消了农业税,他们的城市贫民也没有纳税负担,从国防到修路,包括戏剧节中合唱队的费用,一切开支都是城邦里的富人买单。

打个比方,雅典发生了一场地震,房屋大面积倒塌,人畜大规模伤亡,政府决定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但是钱不够,还有三千万的资金缺口。怎么办呢?大伙会让富人捐款:小明是全国首富,出两千万;小强是雅典城首富,出一千万——俩首富一凑合,缺口就补上了。

您会说,富人未必这么热心公益,让他们捐多少,他们就捐多少,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个担心并非多余,确实有富人不愿出钱。例如小明可能会说:抗震救灾人人有份,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挑大梁?”对于小明的质问,我能想到的回答是:您老哥最有钱,多捐一些是应该的,能量越大,责任越大嘛。”然后再帮他算笔账:您身家过亿,只让您捐两千万;人家小强两千万的资产,却捐了一千万。这么一比,小强的责任心比您强多啦!”我这么说,是想用道德的力量感化小明,让他明白捐款很崇高,并为自己捐得还不够多而惭愧。当然,我一个人去感化远远不够,最好全国人民一起上,你一嘴我一句,有的捧他有的啐他,把道德的力量变成舆论的力量。